



黑韃事略

史 VI 2



黑韃事略

黑韃之國

即北  
單于

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韃語

謂銀曰蒙古女真名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大

銀

其主初僭皇帝號者小名曰忒沒真僭號曰成吉思

皇帝今者小名曰兀窟解其禡僭號者八人

其子曰闖端曰闖除曰河西解立為偽太子讀漢書其師馬錄事曰合刺直

其相四人曰按只解

黑韃人有謀而能斷

曰移刺楚材

字晉卿契丹人

曰粘合重山

女真人或稱將軍

共理漢事曰鎮海

回回人

人專理回回國事

霆至草地時按只解已不為矣粘合重山隨屈木  
偽太子南侵次年屈木死按只解代之粘合重山  
復為之助移刺及鎮海自號為中書相公總理國  
事鎮海不止理回回也韃人無相之稱只稱之曰  
必徹必徹者漢語令史也使之主行文書耳  
其地出居庸燕之西北百餘里則漸高漸闊出沙井天山縣八十里

則四望平曠荒蕪際天間有遠山初若崇峻近前則

坡阜而已大率皆沙石

霆所見沙石亦無甚大者只是碎沙小石而已  
其氣候寒冽無四時八節如驚蟄無雷四月八月常雪風  
色微變近而居庸關北如官山金蓮川等處雖六月

亦雪

霆自草地回程宿野狐嶺下正是七月初五日早  
起極冷手足俱凍

其產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草之外  
咸無焉

其畜牛馬犬羊橐駝胡羊則毛毳而扇尾漢羊則曰  
骨律橐駘有雙峰者有孤峯者有無峰者

霆見草地之牛純是黃牛其大與江南水牛等最  
能走既不耕犁只是拽車多不穿鼻

其居穹廬即氈無城壁棟宇遷就水草無常韃主曰  
徒帳以從校獵凡偽官屬從行曰起營牛馬橐駘以

空沫本  
作室

陳本行下  
有行字

下主陳本  
作在

百陳本  
作去

挽其車；上空可坐可臥謂之帳輿；之四角或植以杖或交以板用表設天謂之飯食車汎而五之如蟻陣繚紝延袤十五里左右橫距及其直之半得水則止謂之定營主帳南向獨尻前列妾婦次之偽扈衛及偽官屬又次之凡韃主獮帳所主皆曰窩裏院其金帳柱以金製故名凡偽嬪妃與衆落羣起獨曰大窩裏院者其地卷阿負坡阜以殺風勢猶漢移蹕之所亦無定止或一月或一季遷耳

霆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

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之以示壯觀前綱鄒奉使至不曾立後綱程大使更後綱周奉使至皆

陳本等下  
有行字

韃陳本  
作鞶

不立其製即是草地中大氈帳上下用氈為衣中間用柳編為窗眼透明用千餘條索拽住鬪與柱皆以金裹故名中可容數百人韃主帳中所坐胡床如禪寺講座亦飾以金后妃等第而坐如拘欄然穹廬有二樣燕京之制亦製用柳木為骨正如南方里窓可以卷舒面前開門上如傘骨項開一竅謂之天窗皆以氈為衣馬上可載草地之制亦製用柳木織成硬圈徑用氈韁定不可卷舒車上載行水草盡則移初無定日

陳本肩作背  
黃下肩尾字

其食肉而不粒獵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黃鼠曰頑羊其脊骨曰黃羊其肩黃曰野馬如驢之狀曰河源

之魚可致牧而庖者以羊為常牛次之非大燕會不刑馬火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鼎而先食然後食人

霆住草地一月餘不曾見韃人殺牛以食其飲馬乳與牛羊酪凡初酌甲必自飲然後飲乙陳本利作到下有甲字丙飲則先與甲丙丁呷謂之口利不飲則轉以飲丙丙飲訖約而酬乙又未飲而飲丁如內禮乙纔飲訖約而酬甲又序約以飲丙丁謂之換醕本以防毒後習以為常

其味鹽一而已

霆出居庸關過野狐嶺更千餘里入草地曰界里

樂其水暮沃而夜成鹽客人以米來易歲至數千石更深入見韃人所食之鹽曰斗鹽其色白於雪其狀大於牙其底平於斗故名斗鹽蓋鹽之精英者愈北其地多鹽其草宜馬

其糞草炭牛馬糞

其燈草炭以為心羊脂以為油

其俗射獵凡其主打圍必大會衆挑土以為坑插木以為衣維以毳索繫以矰羽猶漢兔罝之智綿亘二三百里間風颶羽飛則獸皆驚駭而不敢奔逸然後蹙圍搜擊焉

霆見其行下韃戶取毛索及矰亦頗以為苦霆沿

路所乘鋪馬大半剪去其駿扣之則曰曰以之爲索納之窩裏院爲打獵用圍場自九月起至二月止

凡打獵時常食所獵之物則少殺羊

其冠被髮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婦人項故姑

直深本作五兩枚字  
皆作枝

霆見故姑之製用畫木爲骨包以紅絹金帛項之上用四直尺長柳杖或鐵打成杖包以青氈其向

上人則用

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飾之令其飛動以下人則用野雞毛婦女真色用狼糞塗面

其服右衽而方領舊以氈毳革新以綺絲金線色以紅紫紺綠紋以日月龍鳳無貴賤等差

莫陳本作美

霆嘗攷之正如古深衣之製本只是下領一如我朝道服領所以謂之方領若四方上領則亦是漢人爲之韃主及中書向上等人不曾着腰間密密打作細摺不計其數若深衣止十二幅韃人摺多爾又用紅紫帛撲成綫橫在腰上謂之腰綫蓋欲馬上腰圍繫來突出采豔好看

其言語有音而無字多從假借而聲稱譯而通之謂之通事

其稱謂有小名而無姓字心有所疑則改之

霆見其自上至十只稱小名即不曾有姓亦無官稱如管文書則曰必徹；管民則曰達魯花赤環衛

輶宗乘津本  
作緊束  
從假借而聲稱六  
字津本從借音三字

榮陳本  
作銀

榮陳本  
作銀

則曰火魯赤若寧相即是楚材輩自稱為中書相  
公若王穢則自稱曰榮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宣  
撫使入國使爾初非韃主除授也

其禮交抱以為揖左跪以為拜

霆見其交抱即是廝摟

其位置以中為尊右次之左為下

其正朔首用十二支辰之象如子年之類鼠今用六甲輪  
流如一日或三十日正月皆漢人契丹女真教之若韃之  
本俗初不理會得但是草青則為一年新月初生則  
為一月人間其庚甲若干則倒指而數幾青草

霆在燕京宣德州見有麻書亦印成冊問之乃是

大津本  
作如

大津本  
作如

移刺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頒行韃主亦不知之也  
楚材能天文能詩能琴能參禪頗多能其鬚眉極  
黑垂至膝常綰作角子人物極魁梧  
其擇日行事則視月盈虧以為進止後皆其所忌之之  
見新月必拜

杖陳本  
作板

杖陳本  
作板

其事書之以木杖驚蛇屈蚓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  
凡工尺回之字殆兄弟也  
霆嘗攷之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  
行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長三四寸刻之四  
角且如差十馬則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數也其俗  
淳而心專故言語不差其法說謠者死故莫敢詐

只刻二字陳  
本作則二字陳

陳本無  
雲字

偽雖無字書自可立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於  
回々者則用回々字鎮海主之回々字只有二十  
一箇字母其餘只就偏旁上湊成行於漢人契丹  
女真諸國者只用漢字移刺楚材主之卻又於  
後面年月之前鎮海親寫回々字云付與某人此  
蓋專防楚材故必以回々字為驗無此則不成文  
書殆欲使之經由鎮海亦可互相檢核也燕京市  
學多教回々字及韃人譯語纔會譯語便做通事  
便隨韃人行打恣作威福討得撒花討得物事做  
契丹女真元自有字皆不用

其印曰宣命之寶字文疊篆而方徑三寸有奇鎮海

海下陳本  
有得字

掌之無封押以為之防事無巨細須偽首自決楚材  
重山鎮海同握韃柄凡四方之事或未有韃主之命  
而生殺予奪之權已移於弄印者之手

韃嘗攷之只是見之文書者則楚材鎮海得以行  
其私意蓋韃主不識字也若行軍用師等大事只  
韃主自斷又卻與其親骨肉謀之漢兒及他人不  
與也每呼韃人為自家骨頭雖至細交訟事亦用  
撒花直造韃主之前然終無予決而去  
其占筮則灼羊之枚子骨驗其文理之逆順而辨其  
吉凶天棄天予一決於此信之甚篤謂之燒琵琶事  
無纖累不占之不再四不已

不陳本  
作必

其陣合  
作於  
類陳本作數率作  
割

霆隨一行使命至草地韃主數次燒琵琶以卜使  
命去留想是琵琶中當歸故得造歸燒琵琶即鑽龜也  
其常談必曰托着長生天底氣力皇帝底福蔭彼所  
欲為之事則曰天教恁地人所已為之事則曰天識  
著無一事不歸之天自韃主至其民無不然

其賦斂謂之差發類馬而乳犀羊而食皆視民戶畜  
牧之多寡而征之猶漢法之上供也置蘸之法則聽  
諸酋頭項自定差使之久近漢民除工匠外不以男  
女歲課城市丁絲二十五兩牛羊絲五十兩謂借過  
買給往來使鄉農身絲百兩米則不以耕稼廣狹歲  
匡食過之數鄉農身絲百兩米則不以耕稼廣狹歲  
戶四石漕運銀銅合諸道歲二萬錠苟蹊曲徑而科

珠本無偶字

敷者不可勝言

霆所過沙漠其地自韃主偽后太子公主親族而  
下各有疆界其民戶皆出牛馬車仗人夫羊肉馬  
妓為差發蓋韃人分管草地各出差發貴賤無有  
一人得免者又有一項各出差發為各地分蘸中  
之類需上下亦一體此乃草地差發也至若漢地差  
發每戶每下以銀折絲綿之外每使臣經從調遣  
軍馬糧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時計其合  
用之數科率民戶諸込國之人甚以為苦怒憤徹  
天然終無如之何也韃主不時自草地差官出漢  
地定差發霆在燕京見差胡丞相來贖貨更可畏

下陳本  
作丁

怒陳本  
作怒

齊  
作  
齋

下至教學行及乞兒行亦出銀作差發燕京教學行有詩云教學行中要納銀生徒寥落太清貧金馬玉堂盧景善明月清風范子仁李舍纔容講德子張齊恰受舞雩人相將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時捺

殺因此可見其賦斂之法

其貿易以羊馬金銀練帛

其賈販則自韃主以至偽諸王偽太子偽公主等皆付回；以銀或貸之民而衍其息一錠之本展轉十年後其息一千二十四錠或市百貨而懇遷或託夜偷而責償於民

霆見韃人只是撒花無一人理會得賈販自韃主

行  
作  
行

陳本只下  
有是字

價  
價  
價

以下只以銀與回；令其自去賣販以納息回；或自轉貸與人或自多方賈販或詐稱被劫而責價於州縣民戶大率韃人止欲綺絲鐵鼎色木動使不過衣食之需漢兒及回；等人販入草地韃人以羊馬博易之韃俗真是道不拾遺然不免有盜只諸亡國之人為之回；又以物置無人之地卻遠；卓望纔有人築着急來昏賴回；之狡心最可畏且多技巧多會諸國言語直是了得其官稱或借國主或權皇帝或郡王或宣差諸國亡俘或曰中書丞相或將軍或侍郎或宣撫運使隨所自欲而盜其名初無宣麻制誥之事

霆嘗攷之韃人初未嘗有除授及請俸韃主亦不

曉官稱之義為何也韃人止而無人作有虎頭金牌平金牌

平銀牌或有勞自出金銀請於韃主許其自打牌

上鐫回二字亦不出於長生天底氣力等語爾外

有亡金之大夫混於雜役墮於屠沽去為黃冠皆

尚稱舊官王宣撫家有催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郎

長春宮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賦役又得衣

食最令人慘傷也

其民戶體統十人謂之排子頭自十而百而千

而萬各有長

其國禁草生而齟地者遺火而爇草者誅其家拾遺

者履閩者箠馬之面目者相與淫奔者誅其身食而

噎者口鼻之衄者罪其心之不潔軸毳簾而外者責

其係韃主之頭騎而相向者其左而過則謂之相順

食人以肉而接以左手則謂之相逆酌乳酪而傾器

者謂之斷後遭雷與火者盡棄其資畜而逃必期年

而後返

霆見韃人每聞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婢避狀

其賞罰則俗以任事為當然而不敢以為功其相與

告戒每曰其主遣我火裏去或水裏去則與之去言

及饑寒艱苦者謂之解解者好之謂故其國平時無賞惟

用兵戰勝則賞以馬或金銀牌或綺絲段陷城則縱

本資作賞

其擄掠子女玉帛擄掠之前後視其功之等差前者  
插箭於門則後者不敢入有過則殺之謂之按打奚  
不殺則罰充八都魯軍猶漢之死士或三次四次然後免  
其罪之至輕者沒其資之半

霆見其一法最好說謊者死

寇不陳本  
有者字  
其犯寇者殺之沒其妻子畜產以入受寇之家或甲  
之奴盜乙之物或盜乙之奴物皆沒甲與奴之妻子  
產  
畜而殺其奴及甲謂之斷案主其見物則欲謂之  
撒花予之則曰捺殺因韃語好也不予則曰冒烏韃  
語不好也撒花者漢語覓也

其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

三本作一二空

以索維之鞍俾手有所執從衆馳騁四五歲挾小弓  
短矢及其長也四時業田獵凡其奔驟也跂立而不  
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三疾如飈至勁如山  
壓左旋右折如飛翼故能左顧而射右不特抹鞬而  
已

其步射則八字立脚步闊而腰蹲故能力而穿札  
霆見韃靼者婆在野地生子纔畢用羊毛揩抹便  
用羊皮包裹束在小車內長四直尺闊一尺者婆  
徑挾之馬上而行

其馬野牧無芻粟六月饗青草始肥牡者四齒則扇  
故闊壯而有力柔順而無性能風寒而久歲月不扇

陳本  
能下  
有者字

陳本  
能下  
作扶

陳本  
能下  
有者字

告其七武備志引之作  
居具一也

至陳本  
作生武備同  
以威備志作其膽作膽  
下同

寶陳本  
作日武備志與嵩  
或隨志與時字與舊食

則反是且易嘶駭不可設伏蹄鎧薄而怯石者葉以  
鐵或以板謂之脚濕凡馳驟勿飽凡解鞍必索之而  
仰其首待其氣調息平四蹄冰冷然後縱其水草牧  
者謂之兀刺赤曰：居其三漢人居其七

霆嘗效韃人養馬之法自春初罷兵後凡出戰好  
馬並恣其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至則取而  
控之繫於帳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經月後臘落  
而實騎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  
尋常正行路時並不許其喫水草蓋辛苦中喫水  
草不成膽而生病此養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以  
馬多病也其壯馬留十分壯好者作移刺馬種外

鞭武備志同

後陳本  
作復武備志同  
或取陳本  
作取或武備志同

餘者多扇了所以無不強壯也移刺者公馬也不  
曾扇專管驃馬羣不入扇馬隊扇馬驃馬各自為  
羣隊也凡馬多是四五百疋為羣隊只兩兀刺赤  
管手執雞心鐵撾以當鞭箠馬望之而畏每遇早晚  
兀刺赤各領其所管之馬環立於主人之帳房  
前少頃各散去每飲馬時其井窟止可飲四五馬  
各以資次先後于于自來飲足而去次者後至若  
有越次者兀刺赤遠揮鐵撾俯首駐足無或敢亂  
最為整齊其驃馬羣每移刺馬一疋管驃馬五六  
疋驃馬出羣移刺馬必咬踢之使歸或他羣移  
刺馬踰越而來此羣移刺馬必咬踢之使去擊而

有別尤為可觀

其鞍轡輕簡以便馳騁重不盈七八斤鞍之雁翅前

豎而後平故折旋而轉不傷鞍圓故足中立而不偏

徒陳本改

才陳本作不降本襄  
不之不字

極從陳本改

不受雨而不斷爛闊才踰一寸長不逮四指故立馬

轉身之極

其軍即民之年十五以上者有騎士而無步卒人二  
三騎或六七騎五十騎謂之一糾都由切即武首健

奴自鳩為伍專在主將之左右謂之八都魯軍襄攻

河西女真諸國驅其人而攻其城

霆往來草地未嘗見有一人步行者其出軍頭目

人騎一馬又有五六尺或三四尺馬自隨常以準  
備緩急無者亦須一二尺

其軍器有柳葉甲有羅圈甲

革六

有頑羊角弓角面

批陳本  
作梅

傳陳本作便

板陳本作板

多方陳本作防禦作  
絳

落鷹以為翎有環刀鎚回子樣輕停而犀利靶小而  
褊故運掉也易有長短槍刀扳如鑿故着物不滑可  
穿重札有箟牌以革編條否則以柳闊三十寸而長  
則倍於闊之半有團牌持前鋒臂之下馬而射專為  
破敵之用有鐵團牌以代兜鍪取其入陣轉旋之便  
有拐子木牌為攻城避砲之具每大首頭項各有一  
旗只一面而已以次人不許置常捲常掩凡遇督戰纔舒即

掩陳本作偃

卷攻城則有砲；有棚柵有網索以為挽索者之蔽向打鳳翔專力打城之一角嘗立四百座其餘器具不一而足論其長技弓矢為第一環刀次之

霆嘗攷之韃人始初草林百工之事無一而有其國除孳畜外更何所產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白木為鞍橋輓以羊皮鞍亦削木為之箭鏃則以骨無從得鐵後來減回；始有物產始有工匠始有器械蓋回；百工技藝極精攻城之具尤精後滅金虜百工之事於是大備

其軍糧羊與沛馬手捻其乳曰沛馬之初乳日則聽其駒之食夜則聚之以沛貯以革器煩洞數宿味微酸始可

飲謂之馬奶子纔犯他境必務抄掠孫武子曰因糧於敵是也

霆常見其日中沛馬奶矣亦嘗問之初無拘於日與夜沛之之法先令駒子啜教乳路來却趕了駒子人自用手沛下皮桶中却又傾入皮袋撞之尋常人只數宿便飲初到金帳韃主飲以馬奶色清而味甜與尋常色白而濁味酸而羶者大不同名曰黑馬奶蓋滑則似黑問之則云此實撞之七八日撞多則愈清；則氣不羶只此一次得飲他處更不曾見玉食之奉如此又兩次金帳中送葡萄酒咸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餘小盞其色如南方柿

漆味甚甜聞多飲亦醉但無緣得多耳回國貢來

其行軍嘗恐衝伏雖偏師亦必先發精騎四散而出登高眺遠深哨一二百里間掩捕居者行者以審左右前後之虛實如某道可進某城可攻某地可戰某處可營某方有敵兵某所有糧草皆責辦於哨馬回報如大勢軍馬併力奮奮則先燒琵琶決擇一人以統諸部

霆見韃人未嘗屯重兵於城內所過河南北郡縣城內並無一兵只城外村落有哨馬星散擺布忽遇風塵之警哨馬響應四向探刺如得其實急報

### 頭目及大勢軍馬也

其營必擇高阜主將駐帳必向東南前置邏騎韃語托落赤分番警地惟前面無軍營帳之左右與夫帳後諸部軍馬各歸頭項以序而營又貴分務令疎曠以便芻秣營留二馬夜不解鞍以防不測營主之名即是夜號一營有警則畜營備馬以待追襲餘營則整不動也惟哨馬之營則異於是主者中據環兵四表傳木刻以代夜邏即漢軍秣馬營裏使無奔逸未暮而營其火謂之大鋪及夜則遷於人所不見之地以防夜劫而大鋪則仍在於初營之所達曉不動也霆見其多用狗鋪其下營直是日早要審觀左右

形勢

從陳本改

陸本無四五二字

據

堅陷陣全籍

兩立字陸本作亦  
陸本無上自字

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百騎環繞可裹萬衆千騎分張可盈百里據堅陷陣全籍前鋒衽革當先例十之三凡遇敵陣則三三五四五斷不羣聚為敵所包大率步宜整而騎宜分敵分立分敵合立合故其騎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降去如電逝謂之鴉兵撤星陣其合而分視馬箋之所向其分而合聽姑詭之聲以自為號自邇而遠俄頃千里其夜聚則望燎煙而知其所戰宜極寒無雪則磨石而禱天

寔見韃人行軍只是一箇不覩是蠻遁而已彼亦

是人如何不怕死但自用師南侵日少曾喫虧所以膽愈壯而敢無狀也韃人糧食固只是羊馬隨行不用運餉然一軍中寧有多少韃人其餘盡是亡國之人韃人隨行羊馬自食尚不足諸亡國之人亦須要糧米喫以是知不可但誇韃人之強而不思在我自強之道也

其破敵則登高眺遠先相地勢察敵情偽專務乘亂故先鋒之始每以騎隊徑突敵陣一衝纔動則不論衆寡長驅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橫過次隊再撞再不能入則後隊如之方其衝敵之時乃遷延時刻為布兵左右與後之計兵既四合則最

從陳本改

近陳本作迎

下生下陳本青馬字  
絕作挽

後至者一聲姑詭四方八面響應齊力一時俱撞此計之外或臂團牌下馬步射一射中鎬則兩旁必潰潰則必亂從亂疾入敵或見便以騎蹙步則步後駐隊馳敵近擊敵或堅壁百計不中則必驅牛畜或鞭生馬以生攬敵陣鮮有不敗敵或森戰外列拒馬絕其奔突則環騎疎哨時發一矢使敵勞動相持稍久敵必絕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動則進兵相逼或敵陣已動故不遽擊待其疲困然後衝入或其兵寡則先以土撤後以木拖使塵衝天敵疑兵衆每自潰不潰則衝其破可必或驅降俘聽其戰敗乘敵力竭擊以精銳或纔交刃佯北而走詭棄輕重故擲黃白敵

或謂是誠敗逐北不止衝其伏騎往往全沒或因喜敗而巧計取勝只在乎彼縱此橫之間有古法之所未言者其勝則尾敵襲殺不容遁逸其敗則四散追走追之不及

其軍馬將帥舊謂之十七頭項或沒真即成吉思汗後其軍馬元寇解之母偽大太子拙職已殺偽二太子茶合解見今自領之或成回偽三太子兀窟解即今偽四太子駕樂病死霸王河南以上四人並或沒真子或沒哥窩真或呼為窩陳又呼為裏按只解或沒真之弟撥都馬或沒真白廝馬一名白廝公偽太子或沒真或前夫魯花里國王黑韃人刀博窩之父薩刺溫之祖也紇忒郡王黑韃蕭夫人契丹人按拜戶專管阿海契丹人元德興府

茶陳本作茶

刀陳本作乃

近經陳奏改

禿花即阿海之弟元在宣德府明安契丹人今燕京大司理劉伯林

漢人中第兵數多寡不得而知但一夫而數妻或一萬戶

妻而數子首稀今稠則有增而無減今之頭項又不

知其歲老猶宿將死者過半曩與金虜交兵闕河之

間如速不解必後解塔察兒今名按察兒却尚無恙

然戰爭不休則續能兵者又似不乏

傳陳本作茶

傳蓋

霆見其俗一夫有數十妻或百餘妻一妻之畜產至富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種類子孫蕃衍不許有妬忌者今韃主兀窟解丙午生胡而黑韃人少鬚故胡多必貴也霆在金帳前忽見韃主同一二人出帳外射弓只韃主自射四五箭有二百步之遠

### 射畢即入金帳

茶陳本作茶

寔陳本作寔  
冀陳本作倪

蒲津本作禹

其頭項分戍則窩真之兵在遼東茶合解之兵在回撥都駙馬之兵在河西各有後顧之憂黑韃萬戶八人；不滿萬但伯叔兄弟子姪親戚之兵不隸萬戶之數漢地萬戶四人如嚴寔之在鄆州今東平則有山東之兵史天翼即史三之在真定則有河東河北之兵張榮之在蒲城保州屬縣則有燕南之兵劉黑馬伯之之在天城西京屬縣則有燕薊山後之兵他如遼東河西固：諸國之兵又在漢萬戶之外

霆在草地見其頭目民戶車載輜重及老小畜產盡室而行數日不絕亦多有十三四歲者問之則

云此皆韃人調往征回國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歲者到彼則十七八歲皆已勝兵回國諸種盡已臣服獨此一種回正在西川後門相對其

國之城三百里出產甚富地煖產五穀果木瓜之

大合抱至今不肯臣服茶合解征之數年矣故此

更增兵也

鶴陳本作鶴

其殘虐諸國已破而無爭者東南曰白韃金虜女西北曰柰蠻或曰滿曰烏鵲曰速里曰撒里達曰杭里

國正北曰達塔即兀魯速之種曰蔑里乞正南曰西夏已爭

而未竟者東曰高麗曰遼東萬奴即大金真厥相王賢佐年餘九十有知來之明東北曰奴叔曰那海益律

從陳本改

于即狗國也男子面目拳塊而乳有毛走西南曰斛速益律子水韃也曰木波西蕃部領西北曰克鼻稍回國即回之種初順韃後叛去阻水相抗感沒真生前常曰非十年工夫不可了手若待了手則殘金種類又繁盛矣不如留茶合解鎮守且把殘金絕了然後理會癸巳年茶合解嘗為其太子所劫曰脰篤黑地不雨賣水以爲國正北曰呷辣吸紹黑契丹一名契丹或削其國或俘其衆如高麗萬奴狗國水韃靼木波皆可置而不問惟克鼻稍一國稍武餘燼不撲則有燎原之憂此韃人所必爭者

霍見王欽云某向隨成吉思攻西夏西夏國俗自

茶字陳本皆作茶  
林牙國

大名林國陳本作大石

某陳本作其

徒陳本改

陳本疊二後字

其主以下皆敬事國師凡有女子必先以薦國師而後敢適人成吉思既滅其國先鬻國師國師者比邱僧也某後隨成吉思攻金國鳳翔府城破而成吉思死嗣主兀窟解含寰云金國牢守潼關黃河卒未可破我思量鳳翔通西川西川授南必有路可通黃河後來遂自西川迤邐入金房出淳光涇造黃河之裏竟滅金國蓋韃人專求馬蹄實路又使命臨發草地楚材說與大使你蘸只恃着大江我朝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裏海裏去其從軍而死也馳其屍以歸否則罄其資橐而瘞之

霆見其死於軍中者若奴婢能自馳其主屍首以

使下陳本音平字

徒陳本改

清陳本作句

歸則止給以畜產他人致之則全有其妻奴畜產其墓無塚以馬踐蹟使如平地若忒沒真之墓則插矢以為垣關山里三邏騎以為衛

霆見忒沒真墓在瀘清河之側山水環繞相傳云忒沒真生於此故祀葬於此未知果否

陳本無此二行

黑韃事略終

霆初歸自草地嘗編敍其土風習俗及至鄂渚與  
前綱書狀官彭大雅鮮后各出所編以相參攷亦  
無大違絕遂用彭所編者為定本間有不同則霆  
復疏于下方然此亦止述大略其詳則見之此征

坐作史

日記云嘉熙丁酉孟夏朔永嘉徐霆長孺書

茅元儀武備志引此書社馬一節書名曰  
里難遺事癸卯印廿初二而一枚

是編為故太史王懋中氏家藏余近於其弟上  
舍君處借錄秋日苦短繼之焚膏始訖同志者  
當諒余衷云嘉靖丁巳秋九月望夜勾吳茶夢

道人姚咨識于華秋官之寒綠軒

此書壬寅歲游清園得之羅琳正德縣後借那珂先生藏本對校一遍那珂本  
得之清園陳士可而以精陳今癸卯四月九炳卿

